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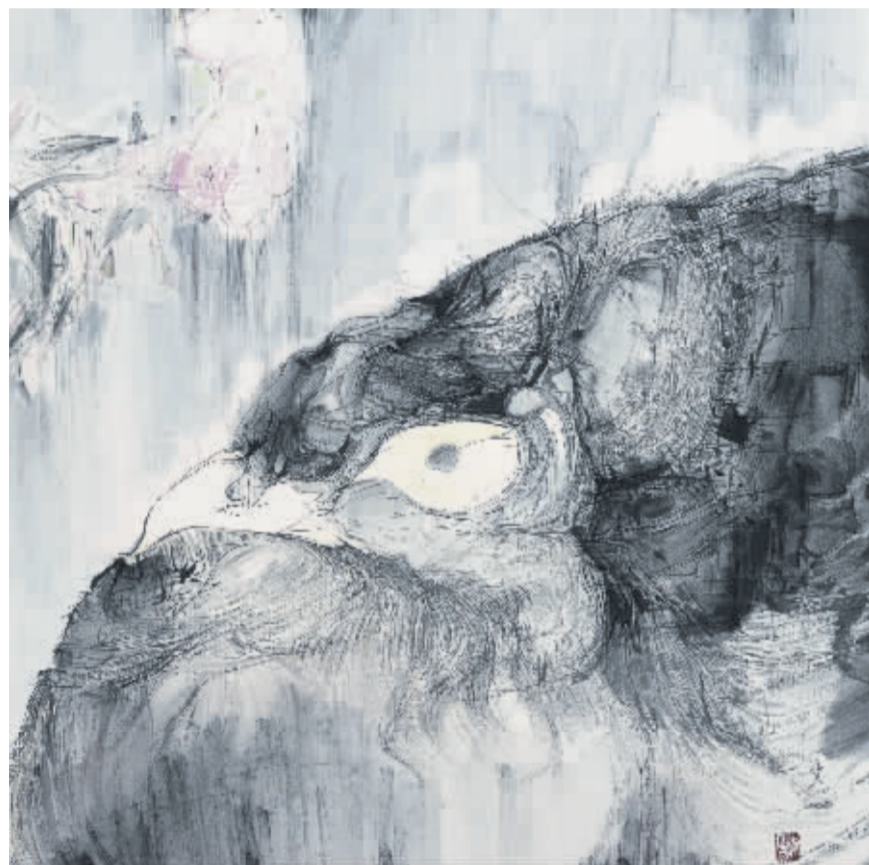


赵怡文

1983年生于江苏常州。2006年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人物专业本科毕业,2009年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花鸟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南京书画院院委会委员兼花鸟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理事。

## 为了精致

赵怡文



赵怡文《芙蓉锦鸡》



赵怡文《松鹰》

精致意味是我对笔墨语言的追求,令笔性墨趣与物象的形质结构互通互融而生发出一种自然而醇厚的“精致”味道与审美价值。“精致”的内核为完美,旨在传达一种历经生活提炼和艺术品性考量而贯彻通透的纯粹品格与精密构造。笔墨语言的精致意味包含两方面品质标杆:一为独特,二是纯正。“独特”意为个人生活的独特感受下衍生的言说方式和感觉方式的独立,凸显与众不同的笔墨观感和精密构成;“纯正”强调的是艺术品格的通达畅意,要求在触摸和捕捉传统精妙处的历程中得以缘遇自身的兴趣与立足角度,在个人表述中彰显传统笔墨语言的表现境界和厚度。这两方面品质标杆——体验的独特与艺术品格的纯正——必然需要生活机缘与自然契合与游离而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在画面中实实在在营构与锻造笔墨语言的精致意味。

我在现阶段所追索与炼造的“精致”更趋向于繁复与精密,即笔迹墨韵的繁复交参与笔墨构成组合的精密关系。力求将自身沉浸融入一种专注沉潜的状态,游历于鲜活

细腻的自然生生气息中,营构整合自然物态间丰盈交叠的复杂关系,化之为走笔施墨间点线皴擦润泽淋漓的表现生机、洒洒滴漓绵延畅达的游历心迹、焦宿积破丰富浑厚的恣意观感,将丰富的笔墨信息与复杂的笔墨关系系统摄于自然势态与性情之中,致使自身能在此过程中细心捕捉与处理心性、自然的契合机缘以及应对和控制随之而来的偶然性与随机性。

以鸟入画,将体形较大、羽斑或尾羽缤纷繁复的鸟类诸如孔雀、锦雉、火鸡、鹤鹭等等作为我笔墨体验的载体与现实蓝本来独立表现,给予笔性墨韵以特定而广阔的释施空间。觅求笔迹墨渍间书写趣味的鲜活与美感,挖掘笔墨组合与构成的内在形式韵律,推敲笔墨和造型之间契合与游离而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在画面中实实在在营构与锻造笔墨语言的精致意味。

以贯通的笔线或以笔带墨来建构外形整体势态与内在结构主脉,势必必要因势利导顺应笔势、顺遂情绪宛转将视觉蓝本和画稿中的形态组织重组建构,将小势融汇于大势,琐碎的视觉杂质提炼为畅达的笔迹书写,强化整合鸟外形态与内结构之间笔势连贯与书写趣味。笔线立骨不必仅仅体现为简练与到

位的动态与结构关系,在尽显与结构与动态的紧密咬合关系之余,可以考虑有机结合一些繁复堆叠的交错组织来体现一种对笔墨构成韵律的玩味,张扬笔线本身走向和呼应的情绪调性,强化笔墨本身潜在的表现因素,使之独具纯粹而丰盈的诸如随机偶然、节奏强弱、速度缓急等等各类表现观感和情绪张力。笔墨所负载的含义和内容中必然不可缺失其与自然物态的有机交融关系,其立足基点在于鸟的结构穿插与外形轮廓或是关键骨、火鸡、鹤鹭等等作为我笔墨体验的载体与现实蓝本来独立表现,给予笔性墨韵以特定而广阔的释施空间。觅求笔迹墨渍间书写趣味的鲜活与美感,挖掘笔墨组合与构成的内在形式韵律,推敲笔墨和造型之间契合与游离而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在画面中实实在在营构与锻造笔墨语言的精致意味。

这份“机缘”以及上述所提及的“繁复堆叠的交错组织”全然源自生活中万千景致与意韵的积淀以及传统经典笔墨形质和构造的融通,致使笔墨造型焕发更为广阔和开放的可能性空间,以此容纳对笔墨表现和塑造的种种想法和试验,充分展现其生活气象与艺术品质的纯粹美感和价值意义。自然情貌间纷繁的结构特质、肌理质感以及穿插叠合

关系皆可凭借心性的熔铸转化为“画”里的生活气象,进而在有意无意的契机中与此类“特质”“质感”或“关系”相关联或契合的传统经典笔墨形态与品性,亦可能由自身的理解角度有理有节地植入画中,而调控其中的正是丰厚的自然性情与通透的写的法度和情绪。

这般丰厚与通透呈显的是精致的品格,它向着自然的纯真品性延伸,从含混的视觉印象中生发出一种自然精神的醇厚。它引领变动不居的心绪亦步亦趋地在自然的光辉下伸展、呼吸、游离、静谧,建构一方在平凡生活中感知心灵空间的和谐与朴素。稳定的和谐空间并不排斥激进的冲突与碰撞、随意遣发的激情宣泄以及草草逸笔的天然韵致,倘若将其置身于自在自如的自然氛围中来观照,妙不可言的气韵与清新而具有生命意味的语言形式将向着更为深远的境界生行与扩展。采撷清新的韵致,聆听心性的步履,虔诚地触摸点滴感受时一点悟机的不期而至使人有着按捺不住的欣喜,留意着情绪高涨与迂回的点滴变化,化为画面的开与合、刚与柔、冲适或劲捷、散逸或凝持,精致的意味渐趋萌发,在生命清流的滋养下博大而深邃,或许这就是一种物我交融的精致体验。



赵怡文《熊猫系列》



赵怡文《谜水青圈之三》

## 矛盾于矛盾之后的和谐

□刘梓封

画作的语言与个性——寻获它的过程中充满选择与挑战。或规训于传统,或付诸形式与观念,两条路摆在面前,皆可通行。一条是大道,宽阔平坦,但总也望不到边;一条是小路,近在不远处,但多镜花水月,易迷失于乱石荆棘间。大道,目的地在心;小路,参照物近于眼。是循大道还是走小路?近人多茫然……

巧取豪夺般纠缠在题材与观念里的人不在少数,七拼八凑投机于形式与手段的人也很多,之于他们那才是大道。目的地清晰可见,路旁时现彩旗招展,停车靠岸便能寻得行营驿站。显然,传统价值体系正逐渐被打破,新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在旧有的审美体系中滋长蔓延。如此局面下,可作释义的理解倒是颇多,诸如“另立传统”或“水墨新时代”,皆是好的祈望与愿景,但是该走的路似乎还很远。

传统是文化体系中最具优良品质的基因,它存于文化母体内的每一粒细胞之中,在繁衍生息的进程中渗入我们的血脉,无法被取代,更不能被抽离。所以无论是“另立”还是“创新”,无论是观念的表述还是形式的展现,其根本都应是巩固有文化血脉的发展与因袭。择大道还是选小路?其实我们并不茫然。

作为一位年轻的80后艺术家,赵怡文清楚地知道自己该走哪条路。在他的成长经历中,传统技法的积淀与文化的积淀占据着主体,那优良的基因也便随着这样的积淀与积淀流进他的意识里并潜存于血脉之中。与此同时,新的审美观、价值观以及文化语境的变异又令他在思想意识层面发生转变。一面是从传统图式面貌中进行突围,一面是依着新的语言结构加以时代表述,守陈与创新,形式与观念,矛盾地纠缠在一起。总有一种力量会占据主体,绝大部分艺术家通过挑选自己所擅长的语言形式探索着画面的个性,而赵怡文却反其道行之,他将矛盾扩大化,并于矛盾与矛盾的对视中找寻平衡。

碎乱的直线,交织出几何形体,画面中的人物充斥着紧张的情绪;干枯厚重的曲线,撑出空间又解构画面,山石物影在具象与抽象之间若隐若现。人与景、物与境,在他的笔下如谜般纠缠。乱石沟壑,草木幽潭,荆棘满布的空间被挤压得愈发狭小。躯体被裹挟,被遮蔽。画中的入已无力挣脱,更拒绝挣脱。漠然无视,相互依偎,却无语。这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虽共生共存,却又颇多瓜葛。

矛盾于矛盾之后便是和谐——这是赵怡文的潜台词。他擅长制造矛盾,更善于在矛盾中架构和谐。他打破传统图式面貌,又回归传统的技法当中;他付诸传统绘画的精神表达,但又将主诉语落在当代语境的表述之上。山水、花鸟、人物,三种题材本不入一画,且难入一画,但在他的笔下被轻松地归置在了一起,形成一种全新的风格面貌。那画面所传达出的既有新的时代气息,同时又不失传统笔墨技巧与形式美感。理论与悖论,遵循与背离,具象与抽象,线条与泼染,这些矛盾点穿插在他的画面,统统被转化为画作中语言符号的支点。传统观念的缝隙间总会有通径可循,走过去便豁然开朗,赵怡文通过这些极具表现力的实验性画作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水墨画的一种新的可能。